

一碗清汤荞麦面

【日】栗良平

对于面馆来说，最忙的时候，要算是大年夜了。北海亭面馆的这一天，也是从早就忙得不亦乐乎。

平时直到深夜十二点还很热闹的大街，大年夜晚上一过十点，就很宁静了。北海亭面馆的顾客，此时也像是突然都失踪了似的。

就在最后一位顾客出了门，店主要说关门打烊的时候，店门被咯吱咯吱地拉开了。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走了进来。六岁和十岁左右的两个男孩子，一身崭新的运动服。女人却穿着不合时令的斜格子短大衣。

“欢迎光临！”老板娘上前去招呼。

“啊……清汤荞麦面……一碗……可以吗？”女人怯生生地问。那两个小男孩躲在妈妈的身后，也怯生生地望着老板娘。

“行啊，请，请这边坐。”老板娘说着，领他们母子三人坐到靠近暖气的二

号桌，一边向柜台里面喊着，“清汤荞麦面一碗！”

听到喊声的老板，抬头瞥了他们三人一眼，应声回答道：“好咧！清汤荞麦面一碗——”

案板上早就准备好了面条，一堆堆像小山，一堆是一人份。老板抓起一堆面，继而又加了半堆，一起放进锅里。老板娘立刻领悟到，这是丈夫特意多给这母子三人的。

热腾腾香喷喷的清汤荞麦面一上桌，母子三人立即围着这碗面，头碰头地吃了起来。

“真好吃啊!”哥哥说。

“妈妈也吃呀!”弟弟夹了一筷子面，送到妈妈口中。

不一会，面吃完了，付了150元钱。

“承蒙款待。”母子三人一起点头谢过，出了店门。

“谢谢，祝你们过个好年!”老板和老板娘应声答道。

过了新年的北海亭面馆，每天照样忙忙碌碌。一年很快过去了，转眼又是大年夜。

和以前的大年夜一样，忙得不亦乐乎的这一天就要结束了。过了晚上十点，正想打烊，店门又被拉开了，一个女人带着两个男孩走了进来。

老板娘看那女人身上那件不合时令的斜格子短大衣，就想起去年大年夜最后那三位顾客。

“……这个……清汤荞麦面一碗……可以吗？”

“请，请到里边坐，”老板娘又将他们带到去年的那张二号桌，“清汤荞麦面一碗——” “好咧，清汤荞麦面一碗——” 老板应声回答着，并将已经熄灭

的炉火重新点燃起来。

“喂，孩子他爹，给他们下三碗，好吗？”

老板娘在老板耳边轻声说道。

“不行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他们也许会尴尬的。”

老板说着，抓了一份半的面下了锅。

桌上放着一碗清汤荞麦面，母子三人边吃边谈着，柜台里的老板和老板娘也能听到他们的声音。

“真好吃……”

“今年又能吃到北海亭的清汤荞麦面了。”

“明年还能来吃就好了……”

吃完后，付了 150 元钱。老板娘对着他们的背影说道：“谢谢，祝你们过个好年！”

这一天，被这句说过几十遍乃至几百遍的祝福送走了。

生意日渐兴隆的北海亭面馆，又迎来了第三个大年夜。

从九点半开始，老板和老板娘虽然谁都没说什么，但都显得有点心神不定。十点刚过，雇工们下班走了，老板和老

老板娘立刻把墙上挂着的各种面的价格牌一一翻了过来，赶紧写好“清汤荞麦面 150 元”。其实，从当年夏天起，随着物价的上涨，清汤荞麦面的价格已经是 200 元一碗了。

二号桌上，在 30 分钟以前，老板娘就已经摆好了“预约”的牌子。

到十点半，店里已经没有客人了，但老板和老板娘还在等候着那母子三人的到来。他们来了。哥哥穿着中学生的制服，弟弟穿着去年哥哥穿的那件略有些大的旧衣服，兄弟二人都长大了，有点认不出来了。母亲还是穿着那件不合

时令的有些褪色的短大衣。

“欢迎光临。”老板娘笑着迎上前去。

“……啊……清汤荞麦面两碗……可以吗？”母亲怯生生地问。

“行，请，请里边坐！”

老板娘把他们领到二号桌，顺手将桌上那块预约牌藏了起来，对柜台喊道：

“清汤荞麦面两碗！”

“好咧，清汤荞麦面两碗——”

老板应声答道，把三碗面的分量放进锅里。

母子三人吃着两碗清汤荞麦面，说着，笑着。

“大儿，淳儿，今天，妈妈我想要向你们道谢。”

“道谢？向我们？……为什么？”

“你们也知道，你们的父亲死于交通事故，生前欠下了八个人的钱。我把抚恤金全部还了债，还不够的部分，就每月五万元分期偿还。”

“是呀，这些我们都知道。”

老板和老板娘在柜台里，一动不动地凝神听着。

“剩下的债，本来约定到明年三月还清，可实际上，今天就可以全部还清了。”

“啊，这是真的吗，妈妈？”

“是真的。大儿每天送报支持我，淳儿每天买菜烧饭帮我忙，所以我能够安心工作。因为我努力工作，得到了公司的特别津贴，所以现在能够全部还清债款。”

“好啊!妈妈，哥哥，从现在起，每天烧饭的事还是包给我了!”

“我也继续送报。弟弟，我们一起努力吧!”

“谢谢，真是谢……谢……”

“我和弟弟也有一件事瞒着妈妈，今天可以说了。那是在十一月的一个星期

那天，我到弟弟学校去参加家长会。那时，弟弟已经藏了一封老师给妈妈的信……弟弟写的作文如果被选为北海道的代表，就能参加全国的作文比赛。正因为这样，家长会的那天，老师要弟弟自己朗读这篇作文。老师的信如果给妈妈看了，妈妈一定会向公司请假，去听弟弟朗读作文，于是，弟弟就没有把这封信交给妈妈。这事，我还是从弟弟的朋友那里听来的。所以，家长会那天，是我去了。”

“哦，是这样……那后来呢？”

“老师出的作文题目是，‘你将来想

成为怎样的人’。全体学生都写了，弟弟的题目是《一碗清汤荞麦面》，一听这题目，我就知道写的是北海亭面馆的事。当时我就想，弟弟这家伙，怎么把这种难为情的事都写出来了。

“作文写的是，父亲死于交通事故，留下一大笔债。妈妈每天从早到晚拼命工作，我去送早报和晚报……弟弟全写了出来。接着又写，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晚上，母子三人吃一碗清汤荞麦面，非常好吃……三个人只买一碗清汤荞麦面，面馆的叔叔阿姨还是很热情地接待我们，谢谢我们，还祝福我们过个好年。在弟

弟听来，那祝福的声音分明是在对他说：不要低头！加油啊！要好好活着！因此，弟弟长大成人后，想开一家日本第一的面馆，也要对顾客说：‘加油啊！’‘祝你幸福！’‘谢谢！’弟弟大声地朗读着作文……”

此刻，柜台里竖着耳朵，全神贯注听母子三人说话的老板和老板娘不见了。在柜台后面，只见他们两人面对面地蹲着，一条毛巾，各执一端，正在擦着夺眶而出的眼泪。

“作文朗读完后，老师说：‘今天淳君的哥哥代替他母亲来参加我们的家长

会，现在我们请他来说几句话……’”

“这时哥哥都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因为突然被叫上去发言，一开始，我什么也说不出……’大家一直和我弟弟很要好，在此，我谢谢大家。弟弟每天要做晚饭，只能放弃兴趣小组的活动，中途回家，我做哥哥的，感到很难为情。刚才，弟弟刚开始朗读《一碗清汤荞麦面》的时候，我感到很丢脸，但是，当我看到弟弟激动地大声朗读的样子，我心里更感到羞愧。这时我想，决不能忘记妈妈买一碗清汤荞麦面的勇气。我们兄弟二人一定要齐心协力，照顾好我们

的妈妈!希望大家以后也能够和我弟弟做好朋友。’我就说了这些……”

母子三人，静静地，互相握着手，良久。继而又欢快地笑了起来。和去年相比，像是完全变了个模样。

作为年夜饭的清汤荞麦面吃完了，付了 300 元。

“承蒙款待。”母子三人深深地低头道谢，走出了店门。

“谢谢，祝你们过个好年!”

老板和老板娘大声向他们祝福，目送他们远去……

又是一年的大年夜降临了。北海亭面馆里，晚上九点一过，二号桌上又摆上了“预约”的牌子，等待着母子三人的到来。可是，这一天始终没有看到他们三人的身影。

一年，又是一年，二号桌始终默默地等待着，可母子三人还是没有出现。

北海亭面馆因为生意越来越兴隆，店内重新进行了装修。桌子椅子都换了新的，可二号桌却依然如故，老板夫妇不但没感到不协调，反而把二号桌安放在店堂的中央。

“为什么把这张旧桌子放在店堂中央？”有的顾客感到奇怪。

于是，老板夫妇就把“一碗清汤荞麦面”的故事告诉他们。并说，这张桌子是一种对自己的激励。而且，说不定哪天那母子三人还会来，这个时候，还想用这张桌子来迎接他们。

就这样，二号桌被顾客们称作“幸福的桌子”，二号桌的故事也在到处传颂着。有人特意从老远的地方赶来，有女学生，也有年轻的情侣，都要到二号桌吃一碗清汤荞麦面。二号桌也因此名声大振。

时光流逝，年复一年。这一年的大年夜又来到了。

这时，北海亭面馆已经是这条街商会的主要成员，大年夜这天，亲如家人的朋友、近邻、同行，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，都来到北海亭，在北海亭吃了过年面，听着除夕夜的钟声，然后亲朋好友聚集起来，一起到附近神社去烧香磕头，以求神明保佑。这种情形，已经有五六年了。

今年的大年夜当然也不例外。九点

半一过，以鱼店老板夫妇捧着装满生鱼片的大盘子进来为信号，平时的街坊好友三十多人，也都带着酒菜，陆陆续续地会集到北海亭。店里的气氛一下子热闹起来。

知道二号桌由来的朋友们，嘴里没说什么，可心里都在想着，今年二号桌也许又要空等了吧？那块“预约”的牌子，早已悄悄地放在了二号桌上。

狭窄的坐席之间，客人们一点一点地移动着身子坐下，有人还招呼着迟到的朋友。吃着面，喝着酒，互相夹着菜。有人到柜台里去帮忙，有人随意打开冰

箱拿东西。十点半时，北海亭里的热闹气氛达到了高潮。什么打折信息啦，海水浴场的艳遇啦，添了孙子之类的，店里已是人声鼎沸。就在这时，店门被咯吱咯吱地拉开了。人们都向门口望去，屋子里突然静了下来。

两位西装笔挺、手臂上搭着大衣的青年走了进来。这时，大伙才都松了口气，随着轻轻的叹息声，店里又恢复了刚才的热闹。

“真不凑巧，店里已经坐满了。”老板娘面带歉意说。

就在拒绝两位青年的时候，一个身

穿和服的女人，深深埋着头走了进来，站在两位青年的中间。店里的人们，一下子都屏住了呼吸，耳朵也竖起来了。

“啊……三碗清汤荞麦面，可以吗？”

穿和服的女人平静地说。

听到这话，老板娘的脸色一下子变了。十几年前留在脑海中的母子三人的印象，和眼前这三人的形象重叠起来。

老板娘指着三位来客，目光和正在柜台里忙碌的丈夫的目光撞到一处。

“啊，啊……孩子他爹……”

面对着不知所措的老板娘，青年中的一位开口了。

“我们就是十四年前的大年夜，母子三人共吃一碗清汤荞麦面的顾客。那时，就是这一碗清汤荞麦面的鼓励，使我们三人同心合力，度过了艰难的岁月。这以后，我们搬到母亲的老家滋贺县去了。

“我今年通过了国家医生资格考试，现在在京都的大学医院当实习医生。明年四月，我将到札幌的综合医院工作。还没有开面馆的弟弟，现在在京都的银行里工作。我和弟弟经过商量，计划了这生平第一次奢侈行动。就这样，今天我们母子三人，特意赶到札幌的北海亭，

想要麻烦你们煮三碗清汤荞麦面。”

边听边点头的老板夫妇，泪珠一串串地掉下来。

坐在门边的蔬菜店老板，嘴里含着一口面听了半天，直到这时才把面咽下去，站起身来。

“喂喂！老板娘，你呆站在那里干什么？这十年的每一个大年夜，你不是都准备好了迎接他们的到来吗？快，快请他们入座，快！”

被蔬菜店老板用肩头一撞，老板娘才清醒过来。

“欢……欢迎，请，请坐……孩子他

爹，二号桌清汤荞麦面三碗——”

“好咧——清汤荞麦面三碗——”

泪流满面的丈夫差点应不出声来。

店里，突然爆发出一阵不约而同的欢呼声和鼓掌声。

店外，刚才还在纷纷扬扬飘着的雪花，此刻也停了。皑皑白雪映着明净的窗子，那写着“北海亭”的布帘子，在正月的清风中，摇着，飘着……

最后一位顾客

【日】竹本幸之佑

1

惠子上班的脚步总是那么轻快。在那些数不清住过多少代人的老房子中，挂着“佐藤”门牌的那一间也并不新，可是有了惠子那明朗的声音和朴素而又不失清纯的衣着，这间老房子看上去一点也不晦暗。

“我上班去了。”

从家门走到大路上，惠子亲切地向每一个熟人打招呼。

“您好！”

“啊，你好，惠子姑娘。上班去啦？”

“对……”

已是寒冬，冷风穿透了惠子的旧衣服，可她却丝毫不去理会，只顾起劲地走。

惠子上班的地方是位于天津市市中心的点心店春秋庵。

她今年十九岁，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四年。

说是上班，其实春秋庵的职员一共才不过十五六人。每天早晨，他们都要在职工食堂举行晨会，在晨会上，有一项名叫“一句话建议”的固定活动。

这天早晨，总务部长指名让惠子发言。

惠子羞怯地走到前面，低着头。

“大家好。”

“你好!”

惠子本来羞得都开不了口，但是大家齐声的问候给了她勇气，让她能够声音响亮地继续下去。

“不久以前，一位顾客送给我一本诗集。这本诗集用简单的词句描写了商人的生活。比如说，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——”

不要因为店小

就感到羞惭
要用美好的心灵
去把你的小店
装满

看到大家仰着一张张真诚的脸在听自己讲话，惠子的脸更红了。她继续说道：

“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诗集，才发现，原来我们所从事的销售工作，竟然是一个如此精彩的世界。

“可是我又想到，为什么我们身处在一个精彩的世界里，却并没有像这位诗人那样感觉到精彩呢？”

“我想，首先是因为我们每天忙着应付工作，没时间静下心来去体会工作的美好。再有就是我们光去关心买和卖了，没有用自己的真心诚意去对待顾客。

“总之，看完了这首诗，我才明白，一份同样的工作，因为心态不同，既可能精彩，也可能痛苦。我的发言完了。”

惠子说完了，正要往回走，西田社长一边向惠子鼓着掌，一边走上前来。

“谢谢你，惠子小姐。你的话真让我们受益匪浅。正如刚才惠子小姐所说的那样，仔细想来，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，迄今为止都从来没有用心去体会过

工作的美好。

“但凡有点时间，总是急着想要多卖掉点儿，再多卖掉点儿。怀着这样的心情工作，谁看了都不会觉得舒服。

“但是真心诚意地对待顾客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不考虑销售额也是不现实的……这很矛盾，对吧？”

“不过，对我们公司来说，商品本身的价值并不高，那么，要想把这小小的店铺营造出魅力来，就必须依靠人的魅力才行。希望大家都能好好想想这个问题。”

晨会结束后，惠子含笑向自己工作

的分店走去。这时，春秋庵的经理加山先生跟上来问道：

“惠子小姐，刚才你说的那本诗集，我也想看看……是谁的诗集呀？”

惠子想帮加山提东西，加山转了转身，表示不要紧。

“是一个叫做冈田的人的诗集。”

“是谁送给你的？”

“我也不太认识那个人。是位一年只来两三次的顾客。我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，当时接过这本诗集的时候我还问过他姓名，可是他没告诉我，只是说‘不必了，不用客气’。他还说他是去名古屋

的时候突然想起天津的那个姑娘，就把诗集带过来了。可能是东京人吧。”

“多好的顾客啊。所以我们总是说要感谢顾客呢。这种事可不多见，得好好谢谢他。”

“对呀，能拥有这样难得的经历，本身就该懂得感激。”

“嗯。再说那位顾客在那么多点心店里，唯独来拜访咱们的店，就更值得感谢了。那位客人再来的话，一定得告诉总经理。”

春秋庵的店面不大。虽然并不是什么名牌老店，却也温馨。店里的陈设干净整洁，在顾客等待的地方还放着几把椅子，让人看着很舒服。

一位来买东西的老奶奶正在和惠子的同事奈美子说着话。

“他过去可喜欢吃那个点心了。今天是老头子过世的日子，我想来买点他以前爱吃的点心。”

“是吗，爷爷去世都已经三年了。时间过得可真快啊。您要几块？”

“我要十五块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奈美子包点心的当儿，惠子端着茶从里间走了出来。

“奶奶，您来啦，感谢您的光临。天这么冷，喝杯热茶吧。”

“哎，惠子姑娘总是对我这么好。哦，对了，我孙女绿子说惠子姐姐送了她一只漂亮的纸鹤，她喜欢得不得了。惠子姑娘，你手真巧，折得那么好。看你平时挺忙的，什么时候折的呀？”

“店里没客人的时候折一些，在家休息的时候也折。”

“我们家绿子把惠子姑娘都当成自

己的好朋友了。一个上小学的孩子……”

“没关系的，她很可爱。要是我这个好朋友能对她有帮助，我也会高兴的。”

奈美子从自己的包里掏出一条大围巾，用手搓暖和了，然后用围巾把点心包起来，捂在胸前拿了过来。

“让您久等了。这里是十五块您要的点心。奶奶，外面太冷，我用我的围巾给您包起来了。”

她从怀里掏出包着点心的大围巾，递给老奶奶。

“哎呀，真暖和，舒服极了，谢谢

你。姑娘年纪不大，心还真细。多少钱？”

一直在里间插花的由纪子也一起出来了。

“一千七百块钱。”

天气太冷，小店也有些门庭冷落。但是店员们不顾寒冷，全体站在门前，一直目送着老奶奶远去。

3

由纪子正要把插好的花束挂到门口，加山进来了，开口说道：

“哎哟……冷死了，今天这么清静，

肯定是因为天太冷了。对了，由纪子，你读一读这本诗集吧。”

由纪子一边继续整理着花束，一边问：

“您说什么？诗集？”

“对。由纪子今天值班，没去晨会吧。今天惠子小姐在‘一句话建议’的时间里讲到了这本诗集。惠子小姐的发言总是很独到，今天的发言又特别符合她的性格，说得很好。所以……”

这时，经理的朋友中川开着车路过这里。他把车停下喊道：

“早上好，加山！”

“哟，早上好呀，好久不见了。”

“今天惠子小姐在吗？”

“师兄！啊，不对，中川先生。您借口自己是我们经理的朋友，三天两头来店里玩，可是一次都没买过我们的点心。这说得过去吗？”

由纪子开心地揶揄道，等着看中川先生的反应。

“我不喜欢吃点心。”

“是吗？可是惠子小姐给您端上来的茶点，您吃得很开心啊。”

“惠子小姐的是例外。”

“总是这样惠子长惠子短的……师

兄，您到底在对惠子小姐打什么主意呢？”

“我投降了，由纪子。求你别一大早就拿人开心。我可没有什么不良居心，不过是随便来转转而已，心想要是惠子小姐在的话，就进去喝杯茶……”

这时，加山说要是不忙的话就进来坐会儿吧，中川随即停好车，打算进去。

奈美子一边拉开门，一边用广播通知的语气冲里间喊道：

“惠子小姐，有人找。”

“好的，马上……”

惠子赶忙跑了出来。

“咦，没有人呀？”

店里只有奈美子一个人。

“嘻嘻，不好意思。有位青年中川先生正在门外呢。”

惠子有些意外地问：

“中川先生？”

“他说要是惠子小姐在的话就进来。”

中川先生走进来，掩饰着自己的难为情，问候道：

“早上好，惠子小姐。最近还好吧？”

“您好。快请进。”

惠子回答道。

中川先生在为顾客准备的椅子上坐下了。

“最近一直没见面。我去伊豆参加公司培训了。”

由纪子还在摆弄着那些花儿。

“师兄，是不是还要把从伊豆带回来的礼物用速递送到惠子小姐家呀？”

她继续揶揄着。中川立刻提高了嗓门：

“又来了……由纪子小姐对人真刻薄。虐待是社会罪恶。”

中川借用最近流行的宣传口号反驳着。

“去了几天?”

加山问道。

“一周呢……本来不想去的。”

“什么本来不想去，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。”

“说的倒是。”

“你和你们公司现在都处在高速发展期，规模倒是越来越大，人才培养却没有跟上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?嗯，不过你说的也许不错。因为最近销售情况不太好，所以想按照员工手册对员工进行培训，使员工工作系统化。现如今要是下属们总

是固守着老观念，公司工作就要陷入混乱了。所以公司正抓着我们为员工手册进行修订呢。”

由纪子打断了他的话：“什么员工手册，那是什么呀？”

中川话里带刺地回应道：“平时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由纪子小姐，您连员工手册都不知道吗？你们店里难道没有招待顾客的员工手册吗？”

“我们没有这种东西。一个点心店，没必要弄什么这个手册那个手册的。对不对，经理？”

加山微微含着笑，坐到中川旁边的

椅子上。

“我想，我们这样的小店，没有这些东西也不要紧。不用说资历最长的由纪子，即使是资历最短的惠子，也已经工作四年了。所以，只要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，就足够了。”

中川却对加山的话完全持否定态度。

“你说的可真好听。所谓的员工手册，是使企业具有凝聚力的重要工具之一。你们没有这样的工具，还显得很有理……”

这时，两位顾客相继从外面走了进

来。

“哎哟，冷死了！”

客人们缩着脖子一进门，加山立刻起身，由纪子也停下了手里的活儿。

“请进。感谢您的光临。”

全体弯腰行礼。

惠子端着给中川先生沏的茶，向两位主妇模样的顾客走去，毕恭毕敬地问候道：“请进，这么冷的天特地过来，十分感谢您的光临。”

“啊，是惠子小姐，好久不见了。”

“您的朋友身体还好吧。”

“当然了。谢谢你那么快就给我写

了回信。对我很有帮助。还有，贺年卡上的诗是谁的诗呀？写得特别好，我的朋友都夸呢。”

“让您见笑了。”

惠子含羞答道。

“请帮我装两盒卖得比较好的点心。”

那位主妇要过点心，对加山说道：

“经理，今天我带了一位好朋友来。”

加山走上前去：

“我是经理加山。”

被介绍的这位主妇看上去比另一位更加优雅文静。

“她总是夸这家店好，最后弄得我也想来看看了。真是春秋庵的活广告呢……”

客人们刚一出门，一直在翻着诗集的中川先生便突兀地问加山：“喂，你在看这种东西？”

“借来的，想看。”

“这种书现在竟然还卖得出去。真不知这些人都是怎么想的。应该告诉买这种书的人，经商可不像书里说的那么安逸，经商是你死我活的战斗。哼哼，你看看这首——”

不要总想着

生意兴隆

应该想的是

今天

也要把心中的美好

嵌入

自己脸上的笑容

中川冷峻的声音因为激动而越来越大。

“写得这么安逸，就跟少男少女的抒情诗似的。要是店铺不能生意兴隆，商人的成就感从何而来？只有企业不断发展进步，企业的员工也好，企业主也好，才能对未来充满希望。要达到这个

目的，我们需要的不是这种感性的生活方式，而是以资本和组织为武器，最大限度地动用理性去斗争。”

加山也有些激动了：“像你这样在大企业工作的工薪族，做什么都希望立刻得到回报。其实这首诗说的不正是实现生意兴隆的过程吗？你总是不管什么事，都非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。”

中川毫不让步：“顾客千人千面，都只由着自己的性子做事，那么多要求怎么可能一一满足呢。”

“不理睬那些顾客的要求，只想着多卖东西多盈利，你这不也是由着自己

性子做事吗？”

“你说得倒好听。你大学时候成绩挺好，却不去大企业工作，就是因为这些吧。瞧你，这么一家乡下小店都能让你满足。”

惠子一边包点心一边说道：“中川先生，您随便拿过别人的书来看，看完了还这样品头论足，好像不太合适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不是吗？”

“惠子小姐，你听我说。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商人，不用理性去思考绝对不行。在这个公平竞争的社会，向区区一两位顾客去奉献什么美好的心灵根本

没用。”

“我不太懂中川先生那些高深的观点。只是……只是我想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，会去珍惜生活中的每一份感动。”

由纪子也附和着惠子说道：“的确如此，我赞同惠子的话。惠子话不多，但绝对是温柔的反抗！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……”

这时顾客接二连三地进来了，辩论自然告一段落。

这天下午，在茶馆里忙完了茗茶会的工作，加山和惠子一起往回走。一路上，加山不断地鼓励惠子。

“惠子小姐，辛苦你了。累了吧？”

“没事，我很开心。”

“山田老师真的很出色。他坦率而又真诚，让大家很开心。这也算是茶道之道吧……像他那样有名的人，往往好摆架子，不能坦诚待人。”

“是啊。都是很好的人。”

“不是说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吗，和什么样的人交往很重要。”

“我今天很高兴。大机器人都很好。可是，对了，经理，今天早晨您和中川先生谈到的员工手册，到底是什么呀？”

“嗯，又勾起了惠子小姐的好奇心……所谓的员工手册，算是指导用书呢，还是算做文件呢……应该说是一种包含有基本原则的文件吧。现代社会日趋复杂，一些基本原则就显得愈发重要。尤其是在高科技社会，这种手册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
“那您怎么还反对中川先生的话呢？”

“我并不是反对员工手册本身，而

是中川先生所说的那种招待顾客的员工手册，其基本观点就是错误的。那种以店方或卖方利益为出发点的员工手册，完全把赚钱当作了招待顾客的目的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所谓招待顾客，应该站在顾客的立场上去想、去做，对吗？”

“那当然。所以那种员工手册，在顾客看来，就只能是千篇一律的东西。”

“所以在我们店里，看中的不是形式，而是形式背后的心态。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员工手册吗？”

“对，正是这样。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心态，我们所想的、所做的就都会扭

曲，店铺也就成了单纯的钱货交易的场所。这样的话，一台自动售货机就足够了，要人还有什么用呢？”

“能见到那么多优秀的人，并和他们沟通，这也是我们工作的快乐之一。”

“对啊。我想，如果人和人交往只想着利益得失，那么相知相识的愉悦也就不复存在了。”

“人啊……能够作为人诞生在这个世界上，应该知足了。”

“不过既然是人，总归会有欲望，想要提高效率，增加收益，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……”

“可是一想到那种只有物质丰裕才能获得幸福的观点，就总觉得有点心寒……”

两人的对话坦诚而又真挚。

5

这天晚上，惠子目送最后一位顾客消失在夜色里，整理好剩下的点心，把店堂打扫干净，又为第二天的营业做好准备。

这冷得出奇的一天结束了。今天又发生了好多事。又有好多顾客光临。谢

谢你们。

惠子换上自己的衣服出门。熄了灯的小店周围显得更加清冷僻静。

朴素的衣着，一条毛线织的大披肩把头也全围上了。惠子修女一般的身影在夜色中渐行渐远。

正当惠子走到大路上时，一辆车顶上堆满积雪的汽车从身边驶过，好像在寻找某个人家。

惠子下意识地回头一看，那辆车正往商店方向开去。

当车在春秋庵前面转弯的时候，惠子突然想到，那辆车会不会是来买点心

的呢？

这样想着，惠子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始朝商店方向跑去。

那辆车果然停在了春秋庵门前。

惠子敲了敲车门，车窗慢慢地摇了下来。

惠子忙问道：“您是想买点心吗？”

“这里是春秋庵吗？”

“对，正是。”

“已经关门了。”

“是的，不过我就是这家店的店员……如果您想买点心的话，我马上去开门。”

“真的吗?那太谢谢了。麻烦您了。”

“那我马上去开门，您先在车里等一会儿好吗?外面太冷了。”

“好的……”

惠子打开店门走进去。

惠子打开店里的灯，然后走出来对顾客说道：“让您久等了。快请进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给您添麻烦了。”

惠子给煤气炉生上火。

“感谢您远道而来。快请进吧，我已经生好火了。”

这位先生看上去四十五六岁左右，温文尔雅，名叫城方。

“真是太巧了，谢谢您。我一路都在担心，要是已经关门了可怎么办。”

惠子迅速地把罩着点心样品的白布掀开。

“虽然是有点晚，但好在还是赶上了。”

一直站着的城方先生放下心来，说道：“是这样的。我母亲得了癌症，一直卧床不起，年纪也大了，挺不容易的。今天早晨医生说母亲只剩一两天了，还说‘有什么想让她再见见的人，就赶快叫过来吧；老人家有什么想吃的，也让她吃吧’。”

惠子的表情渐渐变了。

“所以我就问母亲：‘妈，您有什么想吃的东西吗？’结果母亲说：‘以前吃过天津的春秋庵的点心，特别好吃。我想再吃一次。’我又问她点心的名字，她说忘了。我就说：‘点心又不贵，我这就去买，您好好等着。’然后便出了门。

“可谁知周边地区在下大雪，高速公路上的车堵成一片。我好不容易心急如焚地赶到这里，又担心门已经关了。

“如果母亲身体健康的话，还可以下次再买；可她已经过不了今明天了……错过这一次机会，平生便不会再有

第二次。我真是很为难。

“我脑海中不禁浮现出母亲失望的面容……幸好碰到了您这样亲切的姑娘……真是我的大恩人啊。”

听着这些话，惠子的神色因为感动而变得凝重。

“是这样……”

惠子的脸上又多了一层坚决。

惠子听了这个故事，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设法好好报答这位临终还念着我们店里的点心的顾客。

惠子换了个立场，想道：我的妈妈

也一直卧病在床，如果我被告知这是妈妈的最后一天，妈妈说想吃什么东西，我也会不顾一切地去给她买的……这种时候，店方应该怎样做，我才会高兴呢？我所希望的，正是我应该为这位顾客做的。

惠子从沉思中回过神来：“我明白了。如果是这样，那请让我来为您挑选点心吧。”

“也只有如此了。那就拜托您了。”

惠子为城方沏了杯茶，便立刻着手挑选点心。

虽然自己主动要求代为挑选点心，

心里却相当为难。对象是一位危重病人，所以既不能挑嚼起来费劲的，也不能挑容易卡在喉咙里的年糕类点心。惠子挑了几种比较软的点心，每样两只包好。

这时，她突然想到，万一老人家说不是这些点心，那该怎么办呢？那就只有先问好老人家的住址，再送过去一趟了。

“嗯……不介意的话，请把您的姓名、住址和电话号码留在这张便签上好吗？”

“好的。”

城方在便签上留了自己的姓名、住址和电话号码。

惠子把准备好的点心递给城方。

“让您久等了。我挑了一些自认为合适的点心包好了。不管怎样，希望您的母亲能喜欢。”

城方掏出钱包。

“谢谢您!耽误您到这么晚，真对不起。多少钱?”

“这份点心，我不能收您钱。”

惠子的声音十分坚决。

“为什么?”

城方有些吃惊。

“对一位临终时还想吃我们的点心的顾客，这是我们应尽的心意。”

“可是……您特地为我重新开门，又

麻烦您半天，如果连点心钱都不付就走，是要遭报应的。不管怎样，点心钱请您一定收下。拜托了。”

“这些话就别说了，请您就照我说的，收下我们的这份心意，行吗？拜托了。”

“既然您这么说，那我就不推辞了。我想母亲也会高兴的。能告诉我您的名字吗？”

“我叫惠子。”

“惠子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您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十九岁。”

“只比我女儿大一岁，却这么聪明伶俐，真了不起。”

“别说这些了，您母亲还等着呢。赶快回去让您的母亲品尝吧。”

尽管说了不知道多少声谢谢，城方还是说不尽那份言语所无法表达的感动。

“您说得对。谢谢您，惠子小姐。真的太谢谢您了。”

屋外又下起了雪。惠子提醒着将要上车的城方：“不管怎样，回去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感谢您的光临。希望您母亲能……”

城方含着泪大声说道：“谢谢您，惠子小姐。今天晚上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……”

然后他发动了汽车。

汽车缓缓开动。从后视镜里依然看得见惠子在不断地行礼道别。

惠子真心地为那位老奶奶祈祷。这位为了满足母亲的愿望而大老远跑来的先生，肯定是个大孝子。一直崇尚美好心灵的惠子，热切地祈祷着那位先生能够平安到家，祈祷那位母亲的心愿能够得到满足。

惠子重新返回店里，关掉煤气炉，

从自己的包里掏出一个装着钱的信封。
信封上写着“买大衣的钱”几个字。

惠子从信封里抽出一千七百块，补到这天的营业收入里，然后关了灯，走出门。

6

一个人走在夜路上，惠子的脚步飞快，脸上却洋溢着比任何时候都愉快的笑容。

马路对面走过四五个和惠子差不多大的男孩女孩，其中一个上来“啪”地

拍了一下惠子的肩膀。

“这不是惠子吗？”

惠子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一个认识的朋友。

“什么事这么开心呀？是不是刚约会过？”

惠子慌忙摇头。

“不是，是下班回家。”

“别解释啦，其实我们也在约会呢。”

朋友边说边望了望那边一群人。

“我们刚吃过晚饭，正要去蹦迪。没事就一起去吧！”

惠子连说不了不了，朋友便夸张地

挥着手走了。

惠子一点也不羡慕下过馆子又要去迪厅的朋友。她现在满脑子都是刚才那最后一位顾客，脸上的表情也不觉愉快起来。

回到家，她先去了母亲躺着的屋子。母亲因为交通事故，已经卧床好几个月了。

“妈妈，我回来了。您今天感觉怎么样？”

“今天冷吧？今天有什么高兴事吗？”

“您看出来啦？”

“你一向有什么事都挂在脸上。”

“也没什么……不过是做了件我该做的事而已，可不知为什么这么高兴。我去给您弄晚饭。”

母亲有些不放心地望着女儿的背影。

惠子走进厨房，看见妹妹正围着围裙在烤鱼。

“真不好意思，回来晚了……”

“没事，姐姐。我也不会做饭，所以光烤了鱼。”

惠子赶忙围好围裙，往锅里倒上水，开始准备晚饭。

“辛苦你了，现在姐姐来做饭，你

去把碗筷摆上吧。”

这时，上小学六年级的弟弟跑进来，用指头戳了戳烤好的鱼，然后夸张地扭着身子嚷道：

“唉呀，又是烤鱼！要是能去饭馆吃一两顿晚饭就好啦。”

小姐姐举起手晃着，像要教训弟弟：“一个大男人对着饭桌发牢骚，真没用。咱们家要省着过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！”

“那就光换换烤鱼还不行吗？我不发牢骚啦……”弟弟还是不住地嘟囔着。

“好好，我家少爷，给您备上让您发不出牢骚的好菜好饭，行了吧？”

听了惠子的话，弟弟妹妹们都咯咯地笑起来了。

惠子有两个弟弟，三个妹妹。作为大女儿的惠子，能和弟弟妹妹们围坐一桌亲热上一阵的时间，也只有这么点儿了。

吃得正香的小弟弟突然问道：“这个真好吃……也不知道爸爸现在在哪儿干什么呢？”

“不是说好了不提爸爸吗！”比他稍大的姐姐打断了他的话。

看着他们两个拌嘴，惠子的心里一阵难受。小弟弟已经小学四年级了，可

是要说小也还小，还没过撒娇的年纪呢。

然而爸爸离家出走以后，几年间一直杳无音讯。弟弟妹妹们虽然不问什么，但偶尔也会想爸爸，也会羡慕别的孩子吧.....

吃完饭，惠子走进母亲的房间。一个人对着托盘吃饭的母亲，看上去心情很愉快，一点也不像是个卧病在床的人。

这比什么都更让惠子欣慰。母亲自己没办法干活，什么事都要年幼的女儿来做，心里一直过意不去。不过为了孩子们，母亲任何时候都努力表现得轻松愉快，这点惠子心里清楚。

扭亮台灯，坐在桌前，惠子开始在日记本上写诗。

为了让一位顾客高兴

我竭尽全力

为了一位顾客的生活

我损失了自己的利益

作为人的美好

同样能保存在我

作为商人的模样里

时钟敲响了十下。惠子看了看表，又转过身去。房间的灯已经关了，台灯微弱的灯光映出母亲和弟弟妹妹并排躺着的身影。

最靠门空着的一条是惠子的位置。

惠子关了灯躺下，却睡不着。已经十点了……那位顾客现在到名古屋了吗？那位顾客的面容不断在脑海中出现，跟着是一连串的胡思乱想——

开心地吃着点心的老母亲脸色突然一变，摇着头说不是这种点心。旁边是因此而为难的那位顾客。

接着镜头一转，出现了因为点心卡在嗓子里而痛苦万状的老母亲，和不知所措的那位顾客。

老人想把点心吐出来，吭吭地咳嗽。这一幕久久占据着惠子的脑海。

这天晚上，各种各样的联想害得惠子没睡好觉。

7

第二天，惠子惦记着前一天晚上的事，比往常更早地来到店里。

“早上好，奈美子。”

奈美子正在店前扫地，碰上了急匆匆赶来的惠子。

“早上好，惠子。昨天很晚才下班吧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那怎么今天一大早就来了？”

惠子一边快步往电话那边走，一边答道：“有点事放不下心……”

惠子在往什么地方拨着电话，神色有些焦急。

“您好，请问是城方先生吗？”

“啊，是惠子小姐。我就是昨天去过您店里的城方。”

“谢谢您昨天那么远地赶过来。昨天晚上您母亲怎么样了？”

“哪里，该我谢谢您才对。昨天我立刻赶回家……路上还是很堵，我到家已经十点半了。母亲也许是等不及了吧，

在十点的时候就先走了。

“母亲没能尝到惠子小姐精心为她挑选的点心，真是很遗憾。对不起。其实我在回家的路上已经预感到我可能是在白费心，可能要来不及了，所以就给母亲打了个电话。我把惠子小姐的事也告诉母亲了。”

惠子一直神情紧张地听着，泪水却抑制不住地涌了出来。为了忍住哭声，她有一阵没有说话，直到话筒另一边响起“惠子小姐，惠子小姐”的叫声后，电话中才传出一声微弱的回答：“我在，对不起。”

城方继续说了下去。

“不过，不知道是不是我母亲跟您心有灵犀，她去世的时候，脸上带着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安详。啊，对了，在最后一刻，她还突然说‘那个点心店……真好……’这已经让我很欣慰了。谢谢您。真的。您的一片好心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……”

城方的声音也哽咽了，没法再说下去。

惠子听着他的叙述，嗓子里像有什么东西堵着似的，说不出话来。她费了半天劲才又开口：“葬礼什么时候举行？”

“明天下午一点，在我家举行。”

放下话筒，惠子立刻往洗手间跑去。她的泪水喷涌而出，天空在她眼中也变成了灰蒙蒙的一片。

想到这位老人连临终想吃的东西都没能吃上，连这样一个微小的愿望都没能实现就闭上了眼睛，惠子觉得一阵心疼。

正巧刚要进门的加山经理看到了惠子，担心地问道：“早上好，惠子小姐。咦，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”

惠子拼命控制住内心的波动，忍着眼泪。

“没事，什么事都没有。”

“咦，到底怎么了？可不像平时那个惠子啊。”

“真的什么事都没有。”

“那就好……”

看到惠子努力装出没事的样子，加山没再多问，脸上却写满了担忧。

这天上午，惠子出了点平时很少会出的小差错。当然，严格说来，也不能算是惠子的错。

有一位顾客把东西落下了，惠子没能及时提醒他。

若在往常，顾客一离开座位，惠子

总会立刻查看有没有东西落下，这次却很晚才发现。

幸子立刻拿着东西追了出去，可是已经过了有一会儿，不知还能不能碰到那位顾客。

正在担心着，听到幸子说“我回来了”，惠子赶忙抬起头。看到幸子手里空空的，惠子才多少放下心来。

“我拼命地跑，幸好在他上地铁站台之前赶上了。真是太好了。回来的路上，碰到中川先生，他就送了我一段儿。”

“是这样……以后我们对顾客还得多用点心才行。”

这时，中川进来了。

“你好！”

加山经理对他说。

“噢，不好意思，听说是你送幸子回来的。”

“没事，反正我也正想来这儿。”

年龄最小的奈美子一边端茶一边道歉道：“经理，不光是幸子，我们都太不细心了。总是只有前辈挨批评，真不好意思。”

惠子听到她的道歉，心里不安极了，连忙安慰大家说：“这是我接待的顾客，主要是我没注意，给这么多人添了麻烦，

真对不起。”

“不管是谁接待的，只要来我们店里，就都是我们大家的顾客，每个人都应该用心才对。”

不明原委的中川先生插嘴道：“你们都在说什么呢？”

“刚才有位顾客，走的时候把东西落在这儿了。”

中川觉得莫名其妙，说道：“你们都没有脑子呀？落下东西的是那位顾客，当然是落下东西的顾客不对，你们道什么歉？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像这样把别人的错也往自己身上揽，在这个人情冷

漠的世界上根本就没法儿活。只要顾好自己职责范围里的事就行了。”

惠子好像一直在想什么心事，这会儿突然问加山道：“经理，我能不能去趟工厂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有顾客要订做点心，我去说一下。”

得到经理的允许，惠子出门走了，她的背影显得特别的单薄。

惠子出去以后，中川在店里对加山说：“我刚才说得没错吧？如今这世道就是这样的，你看连惠子都垂头丧气地出去了不是。”

“你不了解情况别乱说。那孩子今天一大早就这样了。”

“惠子今天来得特别早，一来就往什么地方打了个电话，还问‘葬礼什么时候举行’。肯定是……”

“所以她才……”

“惠子还怕别人担心，努力装出没事的样子，高高兴兴地做着事。真让人心疼啊……”

听着她们的对话，加山对惠子体贴同事的一片好心既感激，又赞赏。

惠子去的工厂是个只有七八名工人的小厂。厂长先看到惠子，高兴地迎上来。

他带惠子去了员工食堂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？特地跑过来……你父亲还没有音信吗？怎么没精打采的？”

“没事，可能是因为有点感冒吧。”

“是吗？要小心啊。看你身体一直都挺不错，可别勉强。”

“好的……”

已逾中年的厂长望着远山，不禁感叹道：“时间过得可真快啊。从那时起，

已经过去四年了。那时惠子要是听了大家的话，今年也该毕业了……”

“请您别说这些了。”惠子慌忙打断了他的话。

四年前，由厂长牵头，大家成立了一个支援惠子读高中的基金会。

所有人都热心地忙着张罗这个基金会，惠子却郑重地回绝了，表示“要在工作中培养自己”。

因为惠子知道，生活艰辛，弟妹成群，自己必须得代替生活能力低下的父亲，承担起这所有的重任。

那时，周围的人听她说着“我要是

还拿自己当小孩子，我们家就会垮的”，都感叹这话竟然出自一个十六岁小女孩之口，又是欣慰，又是心疼，眼圈都红了。

“我能和这么多有恩于我的人共事，已经觉得很幸福了。我现在仍然十分感激。”

“这些话不说也罢。”

“这次我来，是想请您做些葬礼上用的点心。”

“葬礼？家里有什么人出事了吗？”

“不是，是顾客……”

“哪里人？”

“名古屋。”

“这么远啊。是那边订的吗？”

惠子没有直接回答：“今晚之前能做得出来吗？”

“没问题，一定给你做出来。做好以后给你打电话。做多少钱的？”

“三千块左右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到了下午，店里清静了许多。惠子不好意思地找到了经理。

“经理，我明天能不能带薪休假一天？”

“行，累了就歇歇吧。不过对很少

度假的惠子来说可有点反常。出什么事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没什么……”

“不是去和中川出去玩吧？”

“和中川先生出去玩？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没什么，不是就好。刚才中川留下这个走了。”

“给我的吗？是什么呀？”

惠子接过信，进了里间。

惠子读着信，表情渐渐沉重起来。

这天下午，工厂那边打电话说订做的点心已经做好了。惠子把点心包好放进包里，又从写着“买大衣的钱”的信封里掏出五千块钱。

信封没有一天天变厚，反而渐渐薄了下去。惠子在自动存款机上把五千块钱打到商店的账户里。

这天下午，从经理到职员，都对从自动存款机上打入账户的五千块钱摸不着头脑。

不过他们立刻就明白了那是惠子订做点心的钱，也明白了惠子是要去参加

顾客的葬礼。

“原来是这样!难怪明天要请一天假呢。”

去年的节假日时，惠子也去探望了一位卧病在床的主妇，还陪这家唯一的另一口人——她的儿子一起玩耍。

那件事也是直到顾客致谢时，店里才知道。

自己生活困苦，却还去帮助其他有困难的人，大家都在感叹惠子的善良。

“可是最重要的，是不能让惠子连参加葬礼的费用也自己出呀。”

“这笔费用能不能由公司来承担呢？”

惠子本来生活就困难，公司不能亏欠了她。要是公司不便承担，那就由我们凑钱好了……”

“别急，我当然也觉得最好能由公司来承担，但是如果现在把她的所作所为冠以公司的名义，我担心会影响她的积极性。”

“对，是这样。这样做，对她自己心中那个美好的‘人性的世界’来说，反而是一种干涉。”

“既然是她自愿去做的，我想还是不插手的好……不过我很清楚她的收入，心里也挺为难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件事就

交给我吧，我会找机会处理好的。”

惠子正在左思右想出席葬礼穿什么衣服好，从隔壁房间传来了母亲的声音。

“惠子，你不是说今年冬天要攒钱买件大衣吗，怎么样啦？再不赶紧买，冬天就要过去了。”

尽管惠子正在拿着衣服发愁，但还是用明朗的声音回答道：“今年冬天就凑合过啦，明年冬天再……”

“你每年都说明年再买。等明年当妈的工作了，给你买件好的。”

惠子甜甜地冲母亲一笑：“妈妈也真是的……这点小事，不用妈妈操心。”

打开旧衣柜，又把衣服翻了个遍，惠子轻轻地叹了口气。

话是那样说，可还真没有明天去名古屋参加葬礼能穿的衣服。惠子毕竟也正值爱打扮的年龄。虽然没想过要穿得很华丽，但同样不愿意显得寒酸。

可是唯一的一件大衣已经给了妹妹，本来想在今年打折的时候买一件，攒的钱却几乎都花在祭物和车费上了。惠子只好勉强安慰自己说，人的美丽并不体现在衣着上……

惠子拿出其中的一件，在镜子前面比试着，脸上的表情却有点复杂。

第二天，惠子没有穿大衣，而是围了一条毛线织的大披肩，走向车站。

要是坐开往京都方向的新干线，只要一个半小时左右就能到名古屋，可惠子还是决定去坐只便宜几块钱的慢车。

惠子正在站台上等火车，突然有人朝她走过来，好像认识她。

惠子吃惊地一看，原来是中川。

“惠子小姐有事要出去？”

“对，要出去一趟。”

“真新鲜，惠子小姐能去哪儿呢？”

“中川先生您要去哪儿呀？”

“我？我去箱根出差。坐火车去，就不用担心回来路上下雪了。而且事情完了还有酒席，没法儿开车。”

火车慢慢驶进了站台。下车的人都下完后，出发铃响了。

“那就……”

惠子微微一点头，登上火车，中川赶忙跟了上去。

“等等！我也走……”

火车开动了。惠子站在门口对中川说：“中川先生，没关系吗？坐快车还能

早点到……”

“既然要坐火车，就和惠子小姐一起坐好了，感觉像去约会似的，多好。”

惠子没做声。

中川找到一个空座位坐下了，惠子坐在他对面。

“沉吧？放到行李架上吧？”

“没事。”

中川想拿过放在惠子膝上的行李，惠子立刻条件反射似的抱紧了它，像抱着什么宝贝。

“里面是什么？”

“祭祀用的点心。”

“你去参加葬礼?谁死了?”

“一位顾客。”

听到这句话，中川的表情变得十分微妙，有一点莫名其妙，还有一点感动。

“是这样啊。原来是去出差。为了节省差旅费，所以坐慢车……惠子小姐可真是精打细算。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什么不是，那么是私事喽?肯定是关系很好的顾客。惠子小姐也很喜欢那位顾客吧?男的还是女的?”

中川有些嫉妒，冷冷地问道。

惠子不知该怎么回答，便没有做声。

中川开始用劝说的口气说道：“惠子，听我说。我虽然不知道这位顾客和你是什么关系，但是惠子你认为这是你的顾客，这其实只是个错觉。所有的顾客都是公司的顾客，他们带来的收益也都是公司的收益。你还是别想那么多为好。你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自己掏钱去参加顾客的葬礼。自己过好就行了。”

惠子干脆地打断了中川的话。

“没关系的。”

中川的态度接着又变得柔和起来：“那这件事就不谈了，你看了我的信吗？”

“……看了。”

“怎么样？不不，我不是在催你答复……”

惠子想了半天应该怎样拒绝，才开口说道：“首先要谢谢你给我写信……但是中川先生对我有些误会。我不是像中川先生所想的那样……”

“没事。我怎么想你，都是我自己主观的想法，你不用因此而为难。不是说爱情本来就是美丽的错觉和幻想吗。”

中川先生真心想打动惠子。

“这个……中川先生，我一直以来都不是有意识地把中川先生当作男性去交

往的。如果有让您误会的地方，我很抱歉。”

“可是……你不是一直都对我很亲切吗？”

“我对所有来我们店里的顾客都一样热心招待。”

“顾客？我从没有在你们店里买过一样东西，我算什么顾客？”

“开店本身就是召唤顾客光临，顾客能赏光光临，即便没有买东西，也应该懂得感激。我所受到的教育就是要珍惜每一次相遇。”

“可是不管怎么说……又给我泡茶，

又给这给那的……原来你都只是在诚心招待我而已，并不是对我有什么特殊的好感呀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还不懂事，让中川先生误会了。”

中川有点生气，正色道：“那么，惠子小姐……你是讨厌我了？”

“人与人的交往怎么可能只有男人和女人，喜欢和讨厌呢？我想，所谓的喜欢，应该是在相互理解和共处的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。”

列车长过来查票，两人的交谈中断了一会儿。

“惠子，你听我说，我不再说你不爱听的话了。如果你和我结婚的话，我绝不会让你做这种店员之类的苦差事，真的。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。”

“中川先生认为像我们这样在商店里工作的是在做苦差事？中川先生，您不也在经商吗？”

“这可不一样。我是企业家，而你只是单纯的雇员而已，还要给别人家的小孩子折纸鹤，看他们的脸色，或者给根本不了解的顾客写信去讨好他们，这怎么不叫苦差事！只有歌厅小姐才这么费劲去讨别人的欢心。”

“您的话太过分了。”

“说得冷酷一点，顾客是因为有需求才来买东西，你们从事的工作只是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。光凭用心交往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。这就是无情的商场，你并不明白。”

“随便您怎么想好了，我和您的思维方式不一样。”

惠子想起了一首描写商人心态的小诗。

即使今天只有一位顾客，

我也快乐。

因为我交了一位新朋友，

他的名字叫做：
真心想对我
说声谢谢的顾客。

中川在下一站下了车，对着缓缓开动的列车嘟囔着：“真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傻瓜！”

11

惠子在名古屋下车以后，一边看着指示牌一边走。可是她走到了一条完全不认识的街上，不知该往哪儿走了。

这时，眼前突然出现一处问询处，

她赶忙进去。问询处一位上了年纪的职员亲切地拿出地图，指着地图向她说明。

对惠子来说，异乡的一句话并不能让她感到温暖。但那位职员还是亲切地接待了她，尽管从中他得不到什么实惠。

惠子一边看着那位职员为她画的草图，一边在名古屋市里左转右转。这时，天空中飘起了雪花。

终于到了城方家门前，门上贴着一张便条，写着葬礼在光明寺举行。

等惠子赶到光明寺的时候，葬礼的准备已经结束了。

“对不起。”

正要往里走的惠子碰上了一个穿着女中校服的女孩。

“您好，请问您是哪位？”

“我……是从天津的春秋庵赶来的。”

“什么？就是那个叫做春秋庵的点心店吗？不可能！哎呀，真是对不起。我是大女儿洋子。”

那个女孩听到“春秋庵”这个词，大吃一惊，慌慌张张地跑了进去。

重又和那女孩一起出来的人，正是去过点心店的城方。

“啊，惠子小姐！昨天真是太谢谢您了。”

“没能帮上您母亲的忙，我觉得很遗憾。”

城方只是叹了口气，望着惠子。

惠子本来只想把点心交给对方，然后去参加葬礼，但她拗不过城方家人的执意邀请，走进了祭堂。

“母亲也会高兴的。您能来我真是太感谢了。”

祭堂里支着一张十分豪华的祭坛。

惠子打开点心的包装纸，递给城方。点心放上祭坛之后，惠子又掏出念珠，点上香插上去。

惠子在心里说道：“第一次见面的顾

客……您临终时还说要吃我们店的点心，却没有等到，一定很遗憾吧。我给您带来了您爱吃的点心，希望您能带着它们走。请您安息吧。”

惠子的善良让聚在一起的城方一家人心里充满了感动，祭堂里一片肃然。

大家都说，好不容易来一趟，葬礼之后一起吃饭吧。惠子没想到自己微薄的心意竟会换来如此的礼遇，觉得很不好意思。

举行葬礼的时候，大雪纷飞，几尺之内都分辨不清。

在打着伞的众多吊唁者的最后面是

惠子，她的头上和肩上落满了积雪。

坐在葬礼头车里面的城方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惠子，泪水不断从他眼中涌出。

母亲去世的时候，想到母亲终于能摆脱病痛的煎熬，去往极乐世界，他一直都努力地忍着没有流泪。

然而望着十九岁的惠子出于对顾客真心的报答，没打伞就站在雪地里祷告的身影，他却深深地被她美好的心灵所感动，抑制不住地哭了。

那份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感，给他带来一种无法言说的震撼。自己现在已经是一家知名企业的销售科科长，对着

一批人发号施令，业绩也让人不敢小瞧，自然有些满足甚至骄傲……然而他却一直不知道，一个经商的人，也可以在现实中拥有如此精彩的世界。

此时，他突然想到一句话：“在商人身上，应该能看到围着围裙的菩萨的影子。”的确如此，惠子的身影就像天使一般光彩照人。

12

几天以后，点心店“春秋庵”收到一份城方所在公司的宣传报纸。报纸上

登着惠子的事迹。

这是城方从名古屋寄来的。

上面写着，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能够让人如此感动。感谢精心培养了惠子的所有人。

惠子的事迹这才为人所知，春秋庵的社长说，能从一位部下那里得到“经商之路就是做人之路”的教益，他感到十分欣慰。

不断有人热情地致电春秋庵，连一向冷眼旁观的中川先生也意外地打来电话。

他终于承认以前所有的想法都是错

的，还说想把那本诗集借来看看。

天津的街头寒冷却不失晴朗。连大衣都没穿的惠子，似乎早已忘记了严寒，表情永远都是那么明快温暖。

END